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马 车

马 车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马 车

陈世旭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车/陈世旭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12
ISBN 978-7-5142-1554-0

I. ①马…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961号

马 车

陈世旭/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肖贵平 罗佐欧

责任校对: 岳智勇

责任印制: 孙晶莹

责任设计: 侯 铮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59千字

印 张: 8.75

印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I S B N : 978-7-5142-1554-0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编委会

野 莽：中国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等多部作品。主编有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宝库”（50卷），中文版“中国作家档案书系”（30卷，与雷达），“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评点绘画本丛书”（15卷）及“中国当代精品文库”等大型丛书数百种。

安博兰：(Geneviève Imbot-Bichet)，法国汉学家，汉法文学翻译家，出版家。法国 Éditions Bleu de Chine 创始人。早年于台湾学习汉语，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北京）任职。现为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中国蓝丛书负责人，法国“中国之家”文化顾问。曾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荣获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费米纳（Fémina）外国文学奖的《废都》。

吕 华：中国翻译家。曾任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法文处处长，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译法最终审稿、定稿人。对外翻译过三任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学翻译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带灯》以及大量中国当代作家如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刘恒、莫言、阎连科、周大新、王安忆、铁凝、方方、野莽等的代表作。

贾平凹：中国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费米纳文学奖、法国政府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西、捷、俄、日、韩、越等二十多种文字。在国外产生影响的有英文版长篇小说《浮躁》，法文版长篇小说《废都》《土门》《古炉》等。

周大新：中国作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朝、捷等十多种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向上的台阶》等多部作品。由其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尚振山：尚书房图书出版品牌创始人。出版有“中国名家随笔丛书”、“中国文学排行榜丛书”、“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100卷）等。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 莽

尚书房请我主编这套大型文库，在一切都已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不再具有20世纪80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已经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也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尚书房的出现让我惊讶，我怀疑这是一群疯子，要不就是吃错药由聪明人变成了傻瓜，不曾看透今日的文化国情，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却来费力不讨好地搭盖这座声称走向世界的文库。

但是尚书房执意要这么做，这叫我也没有办法，在答应这事之前我必须看清他们的全部面目，绝无功利之心的传说我不会相信。最终我算是明白了他们与上述出版人在某些方面确

有不同，私欲固然是有的，譬如发誓要成为不入俗流的出版家，把同行们往往排列第二的追求打破秩序放在首位，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已准备好了经受些许财经的风险。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出版者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这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问题。由于主办方的不同，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让政府和作协来做，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

事实上接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尚书房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单集容量为二至三个中篇，或十个左右短篇。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21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也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

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当然遗漏总会有的，但那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尚书房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2016年5月7日写于竹影居

目 录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马 车

1

独身女人沙龙

32

青藏手记

89

海参崴红帆

150

过失杀人

200

陈世旭主要著作目录

261

马 车

—

公伯骞教授在他的那张老旧而舒适的藤椅上坐下去，不一会，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居然发出了鼾声。没有开灯，外面的光也透不进，屋里因此就黑。唯一亮着的，是蹲在台灯边上的小雪的眼睛。小雪很奇怪：这老头，近来还真是有些反常。

小雪的不满意是从前几天的乔迁开始的。由于那次乔迁，它永远失去了一个堂皇的王国。儿子一回来，骞先生夫妇便携着小雪撤出了正屋的最后一块地盘。三室一厅中，北面的一室住着大学没有毕业的二女儿。南面的两室，最早一室作老夫妇的卧室，一室作书房。大女儿领着丈夫女儿从插队的地

方一回城，夫妇便退到书房。后来，蹇先生又积极请学校出面，把儿子从新疆调回到身边来。儿子是八一届大学毕业主动要求支边的。蹇先生当时没有反对。只是儿子同那边订的合同快到期的时候，便频频写信，让儿子合同期满即返故里。措辞是一封比一封恳切。儿子好歹拖了一年，终于难违父命。儿子带回了孙子。蹇先生便自筹资金，自备材料，请泥木工在正屋边上搭了一间披厦。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蹇先生住在里面自得其乐，写了一幅《陋室铭》挂在光线昏然的案头。这件事引起了许多感慨。民俗学课援引为例：中国传统认为最让人羡慕的是血亲关系为中心的辈数共同体，亦即三代、四代乃至五代同堂。这种世代传承的心理根深蒂固，即使像蹇先生这样素以反封建道统之烈著称的高文化层学者到了晚年也莫能外。

另一个反常的是，蹇先生这几天总是闷闷的。阖家团圆固然是一喜，然而系里的事却很不顺利，是一忧且忧大于喜弄得他总是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坚持了几十年的傍晚散步，要不是夫人来催，他自己是几乎要取消的了。吃过了晚饭，就独自躲进这个黑角，懒懒地蜷起身子，不想动弹。

“啪”地一下电灯亮了。小雪吓得一下弓起腰，大叫一声“妙鸣”，跳下书案，蹿到站在披厦门口的女主人的手臂上。

蹇先生却依然故我，很深沉地打着鼾。他的脑门上亮着一片闪闪的水光。水顺着眉心流到鼻梁上，又沿着两边鼻翼分

开，流到腮上、下巴上，滴落到拢在胸前的手臂上。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在他头的上方，像舞场结彩一样，屋子的对角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孙子的尿布。他脑门的水就是从那上面滴落下来的。逢到下雨天，儿子、媳妇和女儿们都不愿在正屋里结彩，这些彩旗也就只好在披厦里飘扬。这也是蹇先生主动提出的。他甚至说，他喜欢闻这种带着一点乳腥的淡淡的阿莫尼亚味。

“蹇先生，”傅怡之轻轻地摇摇丈夫的肩膀。结婚这么多年了，自己也已经是副教授，她却始终不能改变学生时的叫法，只是把先前的“公先生”改成了“蹇先生”。

蹇先生蓦然醒来，一睁眼看见傅怡之，连忙“啊啊”地张大了嘴巴，好像什么要紧的事给他耽误了。

“莫急哟，看看你的脸。”

蹇先生这才意识到脸上有些异样，伸手抹了一把。

“天籁。”他仰面一笑。

然后，就像几十年来一样，他们互相小心地扶着，缓缓走出披厦走到外面雾般的细雨中去。

中文系教师职称评定迟迟不能结果。直到今天下午校学衔委员会又来电话，希望他们不要拖全校的进度，蹇先生也最多只能答应“争取明天定下来”。姑且不论“争取”的弹性，

“明天”本身跨度就很大，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难题的症结在范正宇、姚长安、肖牧夫三个人身上。除去几位无可争议的教师外，剩下的副教授指标只有两名。而有希望享有指标的却有三个人。范正宇为此借用了《晏子春秋》的一个典：二桃三士。然极不当。但很能说明事情棘手的程度。

最感棘手的当然是蹇先生。他是校学衔委员会副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事情一再不能议决的时候，便有人提议由他拍板。理由是这三位都是他嫡出的门生。而恰恰因此，他就更难举措。

三个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范正宇五十年代末就在校毕业。随之留校执教近三十年。中间下乡务了几年农，大学文科一恢复便最早调回。在古典文学教研室，论资历，除了蹇先生这样的元老，就数上他这一拨了。古典文学的各门基础课程，他几乎都任过主讲。只是科研方面，几十年来，他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建树。同蹇先生合著的《先秦诸子拾沉》，虽然在学术界很有些影响，但他毕竟不是第一作者。一九八二年那次评职称，跟他同一辈的差不多都上了副教授，他却卡在了讲师那一档。蹇先生也爱莫能助。这次要再上不去，就很难说得过去了。算一算，已是知天命之年矣。

倘若从感情上说，蹇先生最倾向的是姚长安。他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生的缘分。

蹇先生夫妇有洁癖。他们家绝不可以穿着鞋子进去。自己家里人各有拖鞋，外人只好跣而入，冬天也不例外。外人包括一切人，以至校长。另外，在他们家里还绝不可以抽烟。吐痰则要到卫生间或室外去。凡此种种，别人领教过一次，顶多两次，也就不敢问津，到“文革”才破了例。然而，就是那些来抄家的小将，突然进入那一尘不染的屋子，也不免迟疑。全面武斗刚刚结束，其旧习就又恢复。略有变革的是为外人准备了几双拖鞋。工宣队长没有注意到拖鞋，径直走进去，在用刷子刷出了木纹的地板上一步一个脚印。蹇先生心不在焉地应答着他的话，眼睛却死死盯住那些脚印。那扎扎实实的每一步，都好像踩在他的鸡眼上。

后来到乡下接受了几年再教育，蹇先生才算脱胎换骨。那个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的旧知识分子大为改观，没有事就把一个满嘴鼻涕的孙子笑咪咪地搂在怀里，孙子尿了他一身一书桌，他绝不动肝火。跟市井上的一般老头相去无几。

却来了个姚长安。这个姚长安在卫生上的讲究，比之他的当年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跟在做学问上的过细一样。他洗衣服宁可熬通宵也绝不马虎。衣服晾干了，折叠时发现有点污点，本来拍拍就掉了，他非要重洗一遍。他的床别人绝不能沾边，

一沾，他就实行怒目主义。他的书谁借去看了，折了一只角，他就恨不得要对人施以暴力，如此等等。这就使得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而他呢，也就显得十分的孤立。“文革”的时候，哪一派都不要他。他就回了乡下，以后就分配在当地教中学，娶了同村的一个女子。一九七八年他考上蹇先生的研究生。先前的习惯一点没有变。研究生院的房子并不宽，但大家还是设法腾出一间屋子让他独享。因为别人无法跟他相处。

蹇先生却不然。他从姚长安身上依稀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对姚长安的偏爱有时候到了不讲理的程度。学生干部对姚长安的孤僻偶有批评，作为导师的蹇先生竟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蹇先生似乎是想让姚长安做自己的掌门弟子。姚长安读书很像年轻时的蹇先生，肯下功夫。凡读过的书，你要问第几条第几目，他闭上眼睛能说个八九不离十。要命的是，他口头表达很不行。什么精妙文章，到了他嘴里，都变得味同嚼蜡。他跟肖牧夫同讲中国古代文学史。肖牧夫上课，课堂从小到大，一换再换，一直换到电教中心的放映室，学生还是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轮到姚长安上课，课堂又由大到小，头两个课时中间休息，人就走了一半，讲到后几个课时，学生寥若晨星，其中还有的是在这里自习别的功课的。他心里苦，脸上尽量做出一副笑容，希望以此唤起学生的良知。学生中的美术爱好者便精心

把这笑容临摹在课桌上，题曰：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但评职称是有条件的，讲课受欢迎是最起码的条件之一。

比较起来，条件全面些的是肖牧夫。他讲课的名声传得很远。只要一有他开的课，外系学生也十分踊跃地选修。他常常应邀到外省外校讲学，受聘为文学界艺术界各类讲习班辅导班的特约教师。近年来学术界新学科林立，他在这方面的探索逐渐受到注目。论文屡屡获奖，有些奖的级别很高。他已经有了多部译著。关于定他为副教授的争议，焦点在应否破格上。他是工农兵学员，教龄也不够。否定的意见认为他根基不可靠，华而不实。但无论校内校外，推他上去的呼声都很高，又不容忽视。

自从屡经挫折的柏拉图在雅典附近的阿卡第谟斯运动场创办人类史第一座优美恬静的学园，与其诸弟子脱出世俗之累，于花前月下或漫步讲学，或伏案著书，后世学府便引为模式，相沿成习。

“镜湖枕麓，屏城襟江”云云，蹇先生当年慨然应邀来此执教，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这一类辞藻的蛊惑。

下着雨，马车碾着泥泞，把他拉进城郊这片树林深处。他睁大眼睛极力向外张望，没有别的，只有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受是寂静。马铃声，车轮

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来又滴落在马车顶篷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然而，他忽然看见了，远远地被一面斜坡半遮半掩的对面山上，一片森然的屋宇高耸在浓密的林木之上。他记得，当时，他的心一下子很激烈地跳起来。

这是抗战大劫之后，学校刚从流亡地迁回。校刊上的文字甚为辛酸：“江山秀丽依然，山石清华似昔，佳木更见葱茏，簧舍更觉壮伟……设备摧毁无遗……月经费不足付水电开支之半……终以国事多艰，前途发展未可预卜……”

蹇先生那时远不到灰心的年纪，弱冠弄柔翰，正是伸展抱负的时候。读书时更号“伯蹇”，也就取的是“凤蹇翥于薨标，咸溯风甫欲翔”的意思。每登高望远，只觉得三楚烟云，一江涛涌，都在胸中。

弹指几十年过去。当年学子不足千数，而今已万数有余。那一片如入空谷的寂静是荡然无存了，高楼林立，俨然一座山城。蹇先生自己也涉乎老境了。

这几十年里面，自然有过许多快意的事，也留下许多遗憾。也许，因为当初望之过殷，遗憾也就愈甚。蹇先生首先是对自己不满意。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建构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可是，积累了多年的资料、手稿，“文革”中尽被查抄丢失。落实政策时只收回一些断简残篇。他的雄心也就因此支离